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师建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推行特殊移民政策将600万人口强制迁往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特殊移民政策历经了两个发展阶段:30年代的流放富农和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民族驱逐。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颁布了一系列解放法令,特殊移民人数迅速减少。1965年,特殊移民基本停止存在。

关键词 苏联 特殊移民政策 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K512.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44(2008)05-0088-08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政府通过实行特殊移民政策,主要以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方式,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当时官方文件称之为特殊移民。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文件。它具体包括:囚犯、特殊移民、动员民、战俘、被拘留者、检查-过滤营(ПФЛ)犯人,等等。1929年至1953年苏联境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囚犯约有1800万人^[1],30年代产生的特殊移民约250万人^[2],40-50年代初又有约350万人成为特殊移民^[3],被内务部各机关动员进入劳动军的特殊人口400万,检查-过滤营犯人超过200万人,战俘440万人,被拘留者约27万人)^[4]之一,除流放富农外,还包括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组织,社会地位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但又比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受到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不经相关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量官方档案对外开放,俄国学者在特殊移民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主要代表人物有B. H. 兹姆斯科夫, H. Ф. 布卡依等。他们发表了关于特殊移民的专著,如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В. Н. Земсков,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5г. Н. Ф. Бугай, Л. Берия - И - Сталину: 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 ... Москва, АНРО - XX, 1995г. 等,以及大量相关文章)。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学者在相关文章和专著中都涉及了苏联特殊移民问题,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王晓菊2003年撰写了一本著作《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相关文章有:谭继军《试论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冯佩成《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特殊移民只是指流放富农。笔者拟运用近年来国内和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著及发表文章中所提供的苏联-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史料,尝试对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进程作一梳理。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生前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移民区管理、特殊移民的安置和政治地位等多项内容。

收稿日期 2008-03-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项目批准号 05JJDGJW040)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师建军(1966-),陕西咸阳市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苏俄史研究。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便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5]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6]遵照斯大林上述的讲话精神,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消灭富农运动。

遭到当局镇压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住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区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第一类富农的家长均遭到逮捕,并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工作。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第二类富农和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委会负责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在1930年、1931年两年里,苏联境内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被强制迁徙^[7]。西伯利亚、乌拉尔等边远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迁移的规模明显趋缓。

2. 特殊移民区的管理

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相关事宜。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要求古拉格(集中营管理总局,1934年以前它归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辖制,1934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

人民委员会相关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特殊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管理局劳动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其在中央的最高管理机关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古拉格劳动移民区部、内务人民委员管理局地方囚禁部劳动移民区分部、区级和村级警备机关等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工资来支付^[8]。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曾提到:“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交通不便等)确保移民无法逃走。”^[9]

3. 特殊移民的生活和劳动安置

移民初期,由于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和大量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的粮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紧张。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情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从1933年1月1日起对特殊移民实行物资凭证供应制度^[10]。截至1935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各移民区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1935年,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16819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295所,但仍有12%的特殊移民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11]。

特殊移民劳动力被广泛利用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各领域。特殊移民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12]。根据相关决议,1934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务。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迁移初期特殊移民经营条件极其恶

劣 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比如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 1933 年 6 月 27 日决议便指出：“在 1936 年 1 月 1 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3]特殊移民劳动力还被用于土地开发和当地畜牧业。

4. 特殊移民的政治—社会地位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比如 1939 年 6 月 17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事务负责人 М. Д. 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 Л. П. 贝利亚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到：“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认为，让劳动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劳动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证明，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指定的移民区逃跑^[14]。

20 世纪 30 年代，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无权服兵役。1932 年 4 月 4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的《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后方民兵用于国防工作》的决议便强调：“不得将特殊移民适龄人口征召入伍。”^[15]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防止特殊移民自发的军事化倾向。根据古拉格 1932 年 12 月 4 日通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16]。

移民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1933 年，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1933 年 3 月 17 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复富农子女选举权条例》规定：“流放富农子女成年后，如果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举权。”^[17]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经过 5 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1936 年 12 月 5 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宪法第 135 款，特殊移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1937 年 8 月，И. И. 普里涅尔在一份给 Н. И. 叶若夫报告中写到：“近 3—4 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特殊移民的大量申诉书，他们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18]

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以“富农”名义遭到迁移（比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有很多被作为富农遭到了强制迁移）^[19]。3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当局又将分布

在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最先遭到强制迁移的是居住在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境内的芬兰人，随后便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等等。各种迹象均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正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

二

1. 当局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此类人口数量不断缩减

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 1938 年 10 月 22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解放决议、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 90 万人左右。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此类特殊移民人数不断萎缩（见下表）。

1941 年至 1954 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基本趋势

年/月/日	人 数
1941 年 10 月 1 日	936547
1942 年 1 月 1 日	911716
1943 年 1 月 1 日	724498
1944 年 1 月 1 日	669687
1945 年 1 月 1 日	631137
1946 年 1 月 1 日	599477
1947 年 4 月 1 日	481186
1948 年 1 月 1 日	210556
1949 年 10 月 1 日	115112
1950 年 1 月 1 日	108386
1952 年 1 月 1 日	42166
1953 年 1 月 1 日	24686
1954 年 1 月 1 日	17121

注：该表系笔者根据 B. H. 兹姆斯科夫的专著《1930—1960 年间的苏联特殊移民》中的相关数据编制。

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局再未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2) 残酷的战争环境，导致此类移民人口大量流失。比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

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 1944 年的统计数据 displays ,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便有 5 250 人^[20]。

(3) 战后 ,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 (中老年和 16 周岁以前儿童) 人口比重迅速增加 ,其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根据下表所示相关数据 ,除 1946 年外 ,1945 年至 1950 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 ,最终统计结果也可得出同样结论。

1945 年至 1950 年间 “前富农” - 特殊移民人口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比值^[21]

年 代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比值
1945 年	6532	8196	- 1 .25
1946 年	6269	5980	+ 1 .05
1947 年	2826	3216	- 1 .14
1948 年	1165	1980	- 1 .70
1949 年	1097	1450	- 1 .32
1950 年	357	734	- 2 .06
总 计	18646	21556	- 1 .16

(4) 战后 ,许多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族人均被根据民族特征迁入各少数民族 - 特殊移民区。比如 ,截至 1952 年 7 月 1 日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数仍有 28 009 人 ,但其中并未包括 1930 年至 1933 年及稍后被驱逐的各少数民族 ,如德意志族 13 898 人、卡尔梅克族 87 人、格鲁吉亚族 1 716 人、北高加索移民 450 人和克里木移民 16 人^[22]。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德意志族、卡尔梅克族等特殊移民类型。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 ,当局对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 ,解除服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1942 年 4 月 11 日 ,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 1575cc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 ,1942 年 4 月至 5 月 ,“共有 35 000 名特殊移民适龄人口”被征入红军。自战争开始至 1942 年 11 月 1 日 ,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数量共计 60 747 人^[23]。1942 年 10 月 22 日 ,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注销参加红军的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 002303 号法令。该法令规定 :在一个月期限内 “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 (妻子、子女) 的特殊移民身份” ,并 “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 和 “免除其 5% 的工资提留” 。1943 年 ,从移民区获释的特殊移民 - 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共计

102 520 人^[24]。

第二 ,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继续发挥效力。比如 ,自 1941 年 1 月 1 日至 1943 年 4 月 1 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 1938 年 10 月 22 日决议 (1938 年 10 月 22 日决议规定 ,凡 “前富农” - 特殊移民子女 ,在 16 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定 ,当其年满 16 周岁以后 ,将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 ,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25] 共有 136 240 名特殊移民获释。1944 年至 1953 年 ,仅凯梅洛夫斯克州 6 万名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中便有 49 513 人根据该法令获得解放^[26]。

第三 ,当局认为 ,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经过数年改造 ,已成为 “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 ,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此类人口的决议和法令。比如 ,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检察院 1944 年颁布的决议规定 :“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特殊移民 ,如果近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有益劳动 ,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 ,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27] 依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1944 年 5 月 25 日指令 ,“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子女 ,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28]。1946 年 9 月 28 日 ,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关于从特殊移民区解放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 00868/208cc 号法令规定 :“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 :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家属 ,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 - 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 (边疆区、州) 检察院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 ,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29] 根据相关解放法令 ,1941 年至 1952 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数量共计 882 622 人^[30]。

2. 民族驱逐渐居主导地位 and 特殊移民区管理制度的强化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初起 ,在放松对前富农 - 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 ,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心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 年 8 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 ,当局又将当地 20 多万 “不可靠的” 民族流放西伯利亚。1940 年至 1941 年 ,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 (主要为波兰军队退役人员。1939 年以后 ,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纳入苏联版图 ,波兰阿萨特尼克被苏联政府宣布为 “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并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 和难民 (38 万) 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 ,苏联

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 11 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 年 12 月 27 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 年 3 月 7 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 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 年 10 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 10 万)、卡尔梅克(人口约 12 万)、车臣(人口约 60 万)、印古什(人口约 13 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 8 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并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

同期,当局还将多个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迁入特殊移民区。截至 1942 年底,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已取代流放富农在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特殊移民只有流放富农一个类型,从 40 年代开始,它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截至 1954 年初苏联政府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前夕,特殊移民大致上可分为如下三类:30 年代的流放富农;战前和战争期间被整体驱逐的德意志、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鞑靼、卡尔梅克等少数民族;其他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组织。在大规模强制迁移少数民族的同时,当局还不断强化针对此类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1)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1945 年 1 月 8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的第 35 号法令要求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及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 3 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8 年 11 月 26 日法令和 1949 年 6 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行动细则》均规定,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 20 年苦役和剥夺人身自由 5 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 20 年苦役”的保证书^[51]。

(2) 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情报工作。当局加强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情报员的工作。截至 1945 年 3 月 1 日,当局在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

务-情报网便有 519 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有 2 730 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截至 1945 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便安插了 16 名特务和 23 名情报员^[52]。截至 1953 年 1 月 1 日,当局在特殊移民中所培植的情报网络共有特务 33 463 人,秘密接头处所 468 个,十户长 94 246 人^[53]。

(3) 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截至 1953 年 1 月 1 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 10 752 人,其中机关工作人员 1 044 人,在市区机关工作者 916 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工作人员 2 893 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 1 861 人,监视人员 2 801 人,别动-稽查分队成员 1 217 人^[54]。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登记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截至 1953 年 4 月 10 日当局共设立了 51 个特殊移民部、19 个特殊移民分部、2 916 个特别警备机构和 31 个行动-稽查分队^[55]。

(4) 加强了对特殊移民的镇压。大量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 1944 年 9 月至 1945 年 10 月 1 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 13 000 人以上^[56]。1946 年 1 月 1 日至 1947 年 4 月 1 日,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 7 907 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者 1 612 人,叛国者 1 104 人,参加反苏密谋、组织和集团者 285 人,匪帮罪 45 人,怠工罪 45 人,间谍罪 21 人,恐怖和恐怖企图罪 12 人,危害社会罪 7 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 6 人,从事破坏活动者 4 人,违反军纪罪 17 人,渎职罪 20 人,其他 4 729 人^[57]。

(5) 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相比,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更为严重。

第一,根据相关法令,诸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 16 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特殊移民管理部门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共划分出 12 574 个家庭,并规定: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 1938 年 10 月 22 日关于解放此类移民年满 16 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 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58]。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

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比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39]。

第二,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口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管理制度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

第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应与企业工人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用工人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C. H. 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兼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兼科所得工资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700卢布。”^[40]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当局连续推行特殊移民政策二十余年。该政策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30年代的“流放富农”和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民族驱逐。30年代,当局实施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的反对派,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组建集体农庄。20世纪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苏联领导人认为,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一些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41]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针对诸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和监管力度却愈益强化。

总体而言,苏联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向民族驱逐过渡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业已开始的民族驱逐活动的逻辑延续。如上文所述,30年代初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分布在苏联各边境

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民族局部迁移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不能持久。随着苏联政治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解冻”的征候已在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根据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局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已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和危机的信号。为了稳定政局,他们认为最明智的做法便是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平等行动,以期尽可能地挽回民心。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在政治“解冻”的新形势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其次,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最后,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即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至于破坏当局多年苦心经营的“殖民成果”^[42]。

1953年至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酿阶段(1953年至1954年中);大多数特殊移民获得解放(1954年中至1956年末)。但他们仍无权返回原迁居地;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返乡和恢复其原有的民族自治区,继续解放多个类型的特殊移民(1957年至1958年);特殊移民解放问题的基本解决(1959至1965年间)。

截至1954年初,特殊移民人口共计2 760 471人。随着苏联政府颁布一系列解放法令,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急剧缩减。截至1955年初,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为1 723 579人,1956年1月1日为904 439人,1956年7月1日为611 912人,1957年1月1日为211 408人,1957年7月1日为178 363人,1958年1月1日为145 968人,1959年初仅剩5万人左右^[43]。在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同时,当局还对监督他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的削减。特殊移民区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数量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截至每年1月1日):1952年为15 778人,1953年为10 753人,1954年为8 838人,1955年为5 282人,1956年为3 778人,1957年为780人,

1958 年为 705 人^[44]。1958 年 2 月 3 日,苏联内务部特别四处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近四年来(1954 - 1957 年)根据党和政府相关决议,特殊移民人口下降了 94%,而对特殊移民实施监督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数量也在同期缩减了 95.5%。”^[45]时至 1965 年,特殊移民人数不到 1 万人,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终于落下了帷幕。

特殊移民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46]。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催生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

表面上看,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特殊移民群体已不复存在,但特殊移民政策对苏联政治、经济和族际关系等的消极影响,在民众心理上所留下的阴影并未肃清。赫鲁晓夫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具有不彻底性,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再加上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在任时期继续实行民族高压政策,这些都为 30 年后国家危机的全面爆发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无疑对现在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具有深远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А. Б. Сулов.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126.
- [2] В. Н. Земсков. Судьба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 - 1954гг)” [J].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1).
- [3] Н. Ф. Бугай. 40 - 50 - 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J].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2 (1).
- [4] А. Б. Сулов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J].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126.
- [5]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150.
- [6]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 第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160.
- [7]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 新编苏联史 (1917 - 1985)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95.

- [8]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30.
- [9]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34.
- [10]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35.
- [11]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51.
- [12]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51.
- [13]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7 -48.
- [14]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57.
- [15]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61.
- [16]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61 -62.
- [17]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62.
- [18]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64 -65.
- [19]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82.
- [20]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14.
- [21]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42.
- [22]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41.
- [23]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5.
- [24]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5.
- [25]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67.
- [26]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33 -134.
- [27]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6.
- [28]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6.
- [29]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6.
- [30]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297.
- [31]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61.
- [32]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09.
- [33] В. Н.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Моква :НАУКА 2005 :109.

- [M]. MokaBa :HAУKA 2005 :109.
- [34]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87.
- [35]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87.
- [36]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09 – 110.
- [37]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88.
- [38]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00.
- [39]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71.
- [40]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159.
- [41] Г. Г. Вормсбехер. Немцы в СССР [J]. Знамя ,1988
(10) :16.
- [42]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233.
- [43]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274.
- [44]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275.
- [45] B. H. Земсков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M]. MokaBa :HAУKA 2005 :278.
- [46] 师建军.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 [J]. 俄罗斯研究
2007 (6).

【责任编辑 王荣华】

(上接第 82 页)

- [29] 郑玄,孔颖达. 礼记正义:缙衣 [M]//十三经注疏: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647.
- [30]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五蠹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446.
- [31] 赵岐,孙奭. 孟子注疏:滕文公上 [M]//十三经注疏:
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702.
- [32] 王先谦. 荀子集解:正论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324.
- [33] 易建平. 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
题比较研究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67.
- [34] 赵伯雄. 周代国家形态研究 [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
社,1990:285.
- [35] 王先谦. 荀子集解:致士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263.
- [36] 赵岐,孙奭. 孟子注疏:万章上 [M]//十三经注疏: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735.
- [37] 郑玄,孔颖达. 礼记正义:礼运 [M]//十三经注疏:下.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422.
- [38] 王先谦. 荀子集解:儒效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134.
- [39] 王先谦. 荀子集解:儒效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114.
- [40]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817.
- [41]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119.
- [42] 繆文远. 战国策新校注:魏四 [M]. 成都:巴蜀书社,
1987:923.
- [43]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134 – 2135.
- [44]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772.
- [45]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779.
- [46]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845.
- [47]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875.
- [48]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882.
- [49]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886.
- [50]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922.
- [51]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008.
- [52] 杜预,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 [M]//十三经注疏: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013.
- [53]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2004:2.
- [54]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十过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77.
- [55] 郑玄,贾公彦. 周礼注疏:春官 [M]//十三经注疏:上.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786—787.
- [56] 何晏,邢昺. 论语注疏 [M]//十三经注疏:下. 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1998:2463.

【责任编辑 岩宏】